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記

存化書堂記

襲封衍聖公孔君彥縉作堂盛積古今書名曰存化書堂蓋取過化存神之語以景慕先聖之至德且以自勵云爾正統辛酉春予至闕里謁　先聖退遂登其堂君告予以名堂之意如前所云者且求為之記予惟先聖存神過化之至德豈易知哉在當時顏氏知之曾氏知之其次惟端木氏幾足以知之及子思孟軻氏沒涉秦歷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之季知者寥寥焉罕見其人至周程張朱四子者

作始亮採先聖之至德于千載之上而繼孟氏百世既絕之知而朱子猶謂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顧予何所知而敢記斯堂乎雖然嘗誦先聖遺經以及賴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而竊求先聖身心之實矣則其至德或可彷彿其一二乎蓋先聖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動之時初無聲臭可聞無涯涘可測此其所存者神與先聖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雖與人同而感物而動形盡性則非人所及故其身示至教如天之垂象凡所經歷威儀辭氣所接即群動無不孚格變易此其所過者化與夫先聖之至德如是而君必名堂真知所景慕哉然先聖之至德非獨先聖有之乃天下萬世所公有者也況君以神明之胄亦既知景慕矣所謂自勵者其可忽乎居是堂讀是書存是心脩是身加之以篤信持久不息之功將見周程張朱氏之知者不在乎他姓矣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古者職風紀司諫諍各有其官我 皇明有天下準酌古今定立官制乃置諫官而以言責付之風紀凡任御史按察者於百司之邪正庶獄之冤疑既得扶抑而伸理之至於國家小大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是其關繫治道之大類非他比故自 祖宗以來著令選任風紀必於端人正士通儒術識大體者取之

而雜進之才弗得以厠其間　列聖重光咸用茲道今
皇上祇若成憲爰自臨御之初即簡飭內外憲臣使各備
其職繼命儒臣考定憲綱成書頒布風紀諸司俾遵行之
由是紀綱以之大振庶政為之咸新正統元年夏予自內
臺來僉山東憲事又三年為正統四年金谿王公裕亦由
御史陞秩憲副嘗與予論風紀之重如前所云者將刻今
按察諸公之名于石仍虛其次以俟後來之為是職者并
刻焉且屬予記其事嘗觀司馬公之記諫院題名也謂後
世將指其名而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任按察
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論天下之事廣
視聽之公關繫治道之大又非特諫諍之一事而其列名
茲石也後之人亦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
也否而瘝其官是其可懼殆有甚於司馬公之所言者矣
然則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沂濱書舍記

沂舊魯城南水也即曾點所謂浴乎沂者水源出平地流
而為溪渟泗曲折甘洌潔清可遡可沿可酌可飲蓋魯地
之佳水也曲阜令孔君公堂作室於其濱盛積古今書於
中每政暇必出遊遊必于是至則水在庭戶清泠之聲以
潔其耳澄虛之色以潔其目　以潔其心取春左
右俯而讀仰而思天地四時陰陽變化之理古今萬物真
常不息之道以至上及遠古禮樂刑政人物世道因革得

失賢否升降之由靡不博之於書約之於心去其非取其是以為脩己治人之資是則沂濵之舍豈徒為觀游宴佚作哉孔君孔聖裔也必不私其所得安得春和景明時尋其室於清沂之濵讀其書求其志又相與樂古人之樂於千載之上

約齋記

約有守約處約以約之不同以約者不自放云耳處約者安儉素也守約則會萬為一以一應萬聖賢傳道之器在焉曾子孟子是也山西右布政使楊公嘗治齋居以約名之公自少時[illegible]名節以詩經登進士第給事黃門繼為疑臣推薦陞山西參政三轉而為今職言乎處約公已宦達矣言乎以約公歷官既久蒞事滋慎言乎守約公由明經發迹固嘗挹郕鄒之遺風於三者之義何取邪竊思之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恒人之處寒素或不能安履其常而志饕外物者有焉公自為士子確乎不易其操於衆人之營營者無以動其念非能處約之久者乎自筮仕以至大官謹致其操施而不放非以約者能無失乎二者是固然矣獨惟守約者曾子以是求諸身孟軻氏以是脩於己施於人公既挹郕鄒之遺風寧不知探其閫而發其微乎明會萬為一以一應萬之妙謹脩其身子以著而為忠貞之節形而為旬化之政施之無往不可俾大賢事業偉然見於數千載之下則郕鄒之風豈徒挹之云乎哉若然則

彼二者特守約中之一事耳予故白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四川大參楊公伯玉家藏唐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畫像一卷各著官爵姓字里居與夫賜品服年歲并題贊于其左蓋太宗為天策上將時文學館十八學士也當高祖武德四年太宗以四方寇亂漸迄削平意嚮儒術故置是館於宮側以杜如晦于志寧蘇勗薛收蓋文達薛元敬房玄齡李守素顏相時蘇世長虞世南孔穎達姚思廉褚亮蔡允恭陸德明李元道許敬宗十八人并以本官為學士收卒後以劉季孫補之且命為畫像題贊藏之書府即世所謂十八學士登瀛洲者是也夫瀛洲異書以為海中之洲非仙者莫能到世以得學士之列者若登仙然當時後世孰不企慕之哉夷考諸人始終行事或以相業稱或以經術顯或以忠直著節或以清白砥操與夫文學之長字畫之能雖其賢才有大小之分然皆不失為士之行可謂無愧於登瀛之喻矣獨恨一許敬宗後來以奸言誤主貽禍宗社生靈為唐室之巨賊大蠹而亦得以與此清列何耶且太宗英主也自以十八人者極一時之選矣而猶不能察敬宗之奸邪知人之難固如是哉後之人但知循襲舊迹以敬宗與諸君子並為圖像而品題之然邪正不分賢否同譽何以示教謂宜作此像者當削去敬宗官稱題贊直

以名目之而諸君子之像贊官爵自仍其舊庶幾觀者有所感激懲勸亦世教之一助也

永思堂記

人子生於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癇之飢之渴之盖未嘗頃史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於善也逮其成立處於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於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脩是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恩如是故其沒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願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自不能忘於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始終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永言孝思者殆以是歟揚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二親撫摩愛誨期願之恩泫然憂悲不能自已因取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第為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參議所至官舍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無間於一息與吾身為終始是乃天理民彝之至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伯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

已之秩榮莫泉壤光動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今參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官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為事上之忠既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於九原而是堂之名亦將傳之永久矣于是乎書

蒲州重脩廟學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　皇明混一寰區武功既偃文治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今歲月寖久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廚庫棟楹柔桷蓋瓦級甎丹堊圬鏝悉有腐蠹穿漏漫漶缺落之處殿之規制亦迫於庳隘每春秋釋奠鼎鉶豆籩几案羅列前後稠匝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祼興俯不中法式行禮者病焉咸寧張公廉初以鄉進士累官節判是州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則相率狀其績于　朝遂就陞知州事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人才所自出關繫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為郡而不此之急其何以仰副　國家崇重之意即謀諸寮佐量功度費鳩工取材以訓科辛致老人王景敘董其役廣大成殿為間者五東西廡門宇廚庫悉易其木瓦腐折破壞者丹堊圬鏝之弗飾者新之作始於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功於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又視師生堂齋退息庖藏之舍有敝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脩而改作之郡博張璁司訓杜[illegible]柳儀以書來

求為記其事竊觀春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當時魯僖公嘗脩泮宮矣而不[illegible]者以學校為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民不告勞其知為政之先務者與昔之[illegible]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為急於教道人才漫不加省甚至[illegible]廟貌以徼福於淫昏之鬼侈私居以肆志乎宴安之樂視公之政為何如公他政之善尤多於此見其大者云

遊草堂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於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萱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

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蓋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為工部郎故以是扁其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為遊者宴息之所最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蒙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閫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暮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為塵土而荊榛矣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綴賊庭受其偽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汚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

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汚賊中之一節為然也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為人慕其為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長存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巨桷歌臺舞榭敝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與葺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遊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椎揚僉事劉福都指揮李榮周貴廉恭藩臬都閫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不能悉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劉君崇善養親之堂也劉君為監察御史時凡任京職者皆得分其在官之俸於故鄉以養親劉君遂如例分俸於閩之建安以為二親之養人皆以此俸朝廷之賜而劉君之二親乃得月受之官廩以饗其賜榮莫大焉故名其二親所居之堂曰榮養中外士大夫之能為文辭

者咸作序記詩歌以美之聯為巨帙焉景泰元年冬子以事在蜀劉君適自御史陞四川按察僉事間以其帙求為之記予惟人子難得者具慶尤難得者以其祿逮養也故曾子有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豈非以人子得祿逮養者尤為難乎劉君種學績文既取進士高第始仕即得美官身既顯榮其二親皆安好無恙遂分俸以養其親既具慶而又得祿以逮養人子之難得者劉君得之有曾子之樂無曾子之悲者其惟劉君乎其御史秩滿復尚　國家舉推恩之典封其父如劉君之秩封其母孺人榮名命服皆朝廷之賜而劉君二親身被其賜又豈非榮養之尤大者歟劉君今復陞秩僉事自是以往沐朝廷之寵錫方源源而未已其所以榮養其親者又可量乎雖然劉君得祿秩以榮養其親者皆由於秉公思勵清白以盡臣節也使臣節有一之未盡則雖得祿秩以榮養其親人將議以為幸而致雖親之心亦有不安者矣劉君尚益勉其臣之節而無所不盡則其榮養其親者不惟有以厭服於人之心亦有以安慰其親之心是堂之名將傳之永久而榮其親於無窮矣

澹庵記

澹庵者楊君伯玉退居之所也伯玉發身科第為監察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參議踐歷顯要者三十餘年官榮祿厚所欲可求諳悉世味也多其非澹也明矣而以是名

庵何耶差澹者寡欲之謂也伯玉為士子時已自以澹名庵而自勵其學迄今通顯所至官舍必寓以是名而不易其志誠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於澹而寡欲也寡欲則世味焉得以移易其志哉且貴顯富厚聲色滋味皆世味之可嗜者也古之君子貴於時富於時雖勢足以備所聽之聲窮所視之色厭所嗜之味而莫不饗之有節用之有制不為富貴聲色滋味之所淫溺者澹而寡欲也使一有所欲則凡世味皆得以淫溺之天理滅人心泯將無以自立於世矣此伯玉以澹名庵者實君子立心之要也伯玉起居出入每顧名思義而自警於心故其官榮矣恒以冲泊自守不知其為榮祿厚矣恒以簡薄自奉不知其為厚所欲可求而遂也於聲色滋味之不可無者亦屬厭而已未嘗窮於欲也伯玉之立心於澹者如此凡世味皆不得以淫溺之其殆可以追蹤於古之君子歟雖然澹而寡欲固可尚誠能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進於君子一等矣會富游伯玉之庵尚論濂溪之至教

戇庵記

戇庵者僉都御史王公退居之室名也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值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

而公道復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今 聖天子登大寶之初賢公之為首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鞅馬赴 宰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忘舊乃出奇折虜冠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敏機辨過人百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而乃以憨名庵何邪蓋直者正道也曲者邪道也憨實直之別名也昔漢武帝以汲黯直折其過乃以憨目之世因以憨為愚憨之稱失其義矣於乎使漢廷之臣皆如黯之憨必能以直道輔其君而武帝之治其庶幾乎惜乎直者易疎邪者易親由學阿世乎乃至大用而黯卒不得親幸遂使武帝之政多所議也且公之擊奸黨折虜寇保京師安遠邇皆由其憨直之氣發于中而施於外者無所屈撓也以是名庵不亦宜乎公今董東南之漕運且巡撫淮甸固為當時之急務重任竊以謂朝廷者天下之本今 聖天子方舉群直以收太平之功行見不日還公于朝又將以其直氣正道輔成治效則其豐功偉烈不但如前日所就而已若然則益有以稱憨庵之名矣瑄雖孱懦亦嘗慕直道而行者他日倘得遊公之庵尚當學公之憨而請教焉

忠勤堂記

秉畫已之心謂之忠效匪懈之勞謂之勤忠勤者人臣事

君之大道也自古以來股肱之良勳戚之賢昌嘗不笘焉此道以建名節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哉駙馬都尉趙公普在 太宗文皇帝朝以世臣子弟有才行被選擇尚 太祖高皇帝之賢主歷事五朝逮今垂五十年或奉朝謁於左右或持使節於四方盡心效勞忠勤之行始終如一日遂得以親賢簡在 列聖之心受命奉行南京 陵廟祀事且兼掌戎政前年北虜入寇 太上皇親征公上章願奮忠效節以殄除醜類奉迎鑾輿綏靖安邊境今 皇上電掃矣南京 祖宗陵廟所在為根本重地駙馬都尉既奉祀事且兼掌戎政豈可又以

而陳樽俎外之奇花異木紛葩羅列可以娛觀視而供翫賞余皆不書獨記其名堂之大者以為公勉盡臣道之助云

雙桂堂記

桂佳木也而秋芳其花黃可愛其香清而尤宜遠聞近世之士子薦名秋闈者往往以折桂喻其一時之榮亦楚辭采菊紉蘭之義也寧陽王大經王大縉兄弟皆登山東景泰庚午科鄉貢進士因以雙桂名其書室之軒間求為之記大經大縉之尊府嘗與先君子為同官今為順天府尹大經其第三子大縉其第四子也京尹公之先世多有積德乃大發於京尹公自科目進身亟踐通顯教行於家諸子蒙詩書仁義之澤而講貫漸磨者有年由是大經大縉凡弟一舉而接武鄉闈在他人不啻是矣而大經兄弟乃以雙桂名軒者蓋以謂吾之兄弟已得者固若折秋桂之聯芳然豈可以是自足哉方將退循于是軒之中於家庭之教已知者愈精其知已能者愈習其能深翫潛索之久強勉力踐之篤必使詩書仁義之道渾融于一心散見於行實宣著乎文章則他日禮闈之試大廷之對亦惟攄發吾之素蘊以應之不惟掇高科若升階之易亦將有服庶官措之事業大有可觀者矣若然則大經兄弟向之接武鄉闈者又將齊名天下而雙桂名軒之實亦可垂之無窮豈但若世之折秋榮而證耀于一時者之可比哉是為記

唐陸宣公廟記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藎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為本自漢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柢蹷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即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為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

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
祭饗宜量給官錢脩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
詔從其請又二年為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
惟世之為守者類以督辦為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漠
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為急乃論奏公之事蹟
于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甚所
以為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於世教風化
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
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 天朝始

寧州重脩廟學記

聖朝建內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隆天
下之政未有重而光於此者是以 列聖相承莫不申重
其事寧州為陝右之名郡郡之廟學營建既多歷年漸至
敝漏亦有屋宇當建而缺於始作者前有司類多務因循
而莫之重學政因而弗飭今知州事山東黃縣劉謙發身
鄉舉歷官來涖是州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周視兩
廡神宇學舍俱朱桷棟楹甓瓦腐壞風雨穿漏無以揭虔
事神考業育才大懼不能仰副 列聖申重廟學之意乃
先作大成殿次及兩廡又次大成靈星門易瓦木而完新
之規制悉有加於前神庫神廚宰牲房亦皆事神之宇不
可緩者悉加新理焉明倫堂後堂東西齋生徒退脩之室
或仍或增俱作於廟宇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丹漆鐵石

百物及工匠役夫皆處之有法既儲積有素又取之在官不歛一物於民而妨其業始工於天順元年三月畢工於次年四月由是廟學屋宇靡不周備司訓寧鐸乃具其興工竣事之本末專人走千餘里來求文將鑱諸石以垂後夫以國家建廟學有關於治道重且急知彼劉守乃能知所重而篤意脩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而為師為生徒者亦豈可不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故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才養賢才必本於崇聖道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於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於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亦於劉守興學之政有辭云

華州重脩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聖人吾夫子為出類拔萃之聖孟子推其功賢於堯舜故以王者之禮通祀於天下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 天朝 列聖相承以道治天下稽古王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既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久而弗飭者俾有司以時葺脩務崇祀育才感底其實今陝西之華州為關右大郡其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棟楹瓦甓侵凌於風雨率多敝漏今西安府知府西蜀閬中楊勝賢發身太學前五年來知是州進謁大成殿退視學舍俱有弗飭如前所云者大懼學政之墜弛遂謀諸同知李騊懌材用集工匠先徹廟宇木瓦腐壞

者易之以新好次及兩廡俱葺理之棟楹榱桷蓋瓦級甎悉壯固於前時丹雘漫朽之飾輝煌完堅又命工畫歷代從祀諸賢像於廡壁以及奉神之厨庫器用靡不完具天順元年仍改作明倫堂齋房會食堂士子退脩之室皆是廟貌尊嚴士習有所俎豆絃誦之風延及州里學正張玄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楊公先知是州時祗承國家崇重學政之典充備廟學咸底完新今楊公雖陞知大府是不可以其去而無所記述以沒其善乃具其事遣人來求文於予將刻之石予惟大莫大於道吾夫子備是道為賢於堯舜之聖哉　朝以道治天下崇重夫子之道俾通祀於內外學校蓋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楊守既知興學為重而為師為士子者其可不知所重乎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是道士子之彙進於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與歸斯學政大有實効而於楊守興學之功亦有辭焉

讀易軒記

四川榮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贊首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為之記予惟讀易之法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姑述所聞為文淵勗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偶之已形者今先天圖是也自圖隱於異學千百年世之讀易者但知自乾坤以下六

十四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而於伏羲先天之易則莫之間焉至宋希夷陳氏始以羲圖授穆脩脩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子邵子乃大為之發揮然後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皆本於先天之畫由是易之本原復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而已若程子之傳雖未及乎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包括廣大朱子所謂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誠皆永著常式彌億萬年也文淵誠能肅容端席於斯軒之下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玩周孔之辭精究程朱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於身心則於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具勉之

平陽府儒學重脩記

平陽為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寔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為支屬之所觀法為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游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為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九載事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涖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廚學舍率多敝陋及有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志諸心及半載間值時豐人和乃區畫疑埴之具斲削之材以及甎艧百需既合矣於是就工先作神廚矣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繚垣道途靡不完整平直又表類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為之鼎然一新郡博生徒咸願刻

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蓋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間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既鬱而不傳而其所以為教為學者徒矻矻於訓詁名物口耳技葉之淺陋甚至雜於異端惑於功利汩於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亦不過侈當時之觀羨卒莫能究大道之歸而復隆古明道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始有以接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為學之次第造道之閫奧以讀論語孟子而不如道雖多亦奚以為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為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張程子之學以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為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為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為明備而乃屢為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其道於天下逮我 皇明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

以来千古聖賢之道而前李訓詰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得溷雜乎其間由是廉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於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為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有其所為師為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慵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不為虛語斯於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陵川縣廟學重脩記

陵川為澤州屬縣廟學自我 皇明定天下即規建置逮今歷年既久大成殿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剥弟治事神育才咸適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鄙治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脩乃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于山木陶埴甓輿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及明倫堂東西齋皆新之棟桷覆瓦椽鏤丹碧之飾壯固光彩巍然燦然皆有加於前時以至神庫庖房與士子會食退脩諸室悉皆增葺始工於天順元年二月訖於是年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祐乃具興工竣事之蹟因進士張瓚来求記將刻石以示永久余惟教學乃為治之本自唐虞有司徒典樂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寖備于時有小學大學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性

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為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或亦有學校求其如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則寥寥焉盖唐虞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教人有其本自孟子沒道既不傳故教法失其實至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語孟中庸以達夫六經之蘊奧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為其為說雖明值時衲鑿而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皇明當文運大隆於是內外建學而教人之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由是教人之法大有以復古道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大新廟學於事神既竭其虔而士子之游於斯者必循序以進其學以求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以盡職分之所當為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俾大節卓然炳然斯於國家建學為有實效焉于是乎書

大寧縣儒學重脩記

大寧縣在漢時為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為隰州屬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戶僅十里前之為邑者惟租賦薄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於學政以故學舍歲久侵凌於風雨悉皆穿漏圮壞且無士子退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於嬉大無以副 國家崇教之意天順三年二月知縣王溥主溥梁宏乃儲積材木用度既具遂集匠役即學徹諸屋之敝者大而新之堂凡若干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考業其中是年四月適山西右參政楊瞻

行屬至縣謁廟又命重修靈星門學門及作士子退室二十間廩宇十八間學舍大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翱具其興役記事本末來求文刻石以記之余惟唐虞三代之學其盛不可尚矣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其傳至暴秦焚儒書禁儒語殄儒生儒教既廢秦隨以亡雖漢興數十年猶以黃老為治而於唐虞三代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教人之法雖極詳備而不得行於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惟 天朝列聖相承建極於上立學於下自京師延及遐壤絃頌之聲相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蓋將遠追隆古彼漢唐之侈虛文者奚足比擬哉今大寧雖桂僻陋而學校教法與通都大邑無以異其學舍未備與敝漏者大悉既有以成其後縣僚又有以成其前將見教有成法而可副國家崇學之意矣是可書也于是乎書

一樂堂記

陝西清水縣儒學教諭廣文李生泉平陽解州安邑人其中鄉舉依親讀書時嘗來河津從余講學及之官清水之三年為天順六年乃以書來白泉迎父母就養且有兄弟來隨侍因於官舍中闢一堂為奉親之所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之言因以一樂名其堂乞記其事將以自警焉余觀孟子又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二樂

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先儒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今李生於可以自致及係於人之樂皆不敢自居獨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一樂名堂者何哉盡彼二樂者皆聖賢之極致故不敢自居惟此一樂幸而得於天安得不以之名堂哉然李生既以是名堂必當盡其實以稱其名可也其事親則必以古君子自期先意承顏左右就養不但養其口體又必養其心志而諭之於道焉其於兄弟且敬且愛必思父母之子重於己之子不以妻子之言而有間不以財利之私而有爭期於詩所謂宜兄宜弟焉夫如是則於堂之名庶乎有實以稱之矣雖然彼二樂者固為聖賢之極致而李生不敢自居然士希賢賢希聖亦學者分內事也李生其必用力於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克己之目朝斯夕斯而勿怠則私可克而禮可復庶幾乎仰不愧俯不怍之樂矣李生教育一邑之俊秀其必以所學之正推以淑之俾循小學大學之序以及乎論孟中庸六經與凡聖賢之書必涵養本原思索義理篤於實行各因其資質之高下使循循勉勉不已則士子中豈無可與進於道者乎若然則雖於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不敢望亦知所從事矣然余又有說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天倫之可樂使李生不能自致於克己之功教人之方則心德有未脩師道有未立將貽誚於時而父母兄弟之心亦

將戚戚然不寧抑何以樂斯堂之樂哉是以余因李生以一樂名堂并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警而自廣焉

雙桂堂記

山西憲副定興李文英之長子翔鳳次子鳴鳳俱以習舉子業同中天順三年順天府鄉榜復家居以俟禮闈大廷之試文英因作堂名曰雙桂俾二子居以日進其業天順六年冬十一月文英調陝西憲副道過余於河汾因語以名堂之意且求為之記余惟桂乃木之美者也文英以雙桂名堂蓋以比二子欲其盡知行之功以美於身耳夫人為萬物之靈誠欲盡知行之功以美其身亦惟求諸經與大學語孟中庸以及濂洛關閩聖賢之書所載大訓格言學問思辯致知格物則可明其理躬行約禮誠意正心則可履其事為翔鳳者以是自勉以率其弟為鳴鳳者以是自勵以企其兄兄弟篤於知行之正學沉潛玩索勇猛精進勤脩於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至於用力之久積累之深將於身心萬物之理庶幾昭灼無疑於是體而踐之自人倫之大以至事物之微靜存動察皆以一敬而貫乎其間則知焉行焉將兩盡而可美其身則所蘊者磅礴深厚由是發而為文辭皆自所蘊中流出他日試禮闈對大廷文皆有本不但高第不求而自至又將可措之事業以澤物是豈若口耳記誦枝葉浮華無本之文止於釣聲名干利祿者可比哉翔鳳鳴鳳誠不以愚老之言為迂而

用力於斯則所成就必有可觀而於憲副均期望進學美身之意亦不負將見斯堂之名可垂之永久矣于是乎書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門人闡西張鼎校正編輯

哀辭　祭文

愚村居士哀辭　并序

愚村居士諱存善姓劉氏世為江西泰和人居士質貌畏壘談議偉然在鄉里常斥其有以周人之急尤重然諾尚氣節一出言人即信服之由是人咸以鉅人長者稱焉居士家故饒財至元季叔擾群盜公行剽掠鄉邑苦之居士慨然歎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垂聲萬世猶當小設計慮保庇一方於是盡散其財糾合鄉民為立約束相與戮力禦寇居士既倡為我人皆愛護室家勇於捍守群盜聞之

相戒避去而不敢犯鄉邑卒賴居士之謀以克全於難于時有司將上其勞而官之居士愀然曰吾豈以是徼利達哉吾特盡吾心而已遂固止其事而卒不聞逮國朝平定四海蒐舉遺才有欲薦居士者甚衆居士曰吾少之時猶無意於進取今老矣筋力智慮耗矣復何能為哉諸君幸相愛使得優游餘日於太平之世幸矣薦者意猶未已居士乃辭去城郭退居邑南村葺茅為屋編竹為籬決渠以蔬鑿池以魚日與田翁釣叟水陸上下追攀往來酣嬉歌呼一以愚而自混於俗因更其村曰愚村而自號曰愚村居士居士雖以愚而自屏於野然士君子愈賢其愚以為不可及及居士卒鄉邑老稚垂涕曰善人長者沒矣吾其何從居士沒後若干年當宣德二年其孫某以進士第致位憲僉哀其祖生而祿位不顯於前沒而素行或泯於後也遂述其事以書來俾作哀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余惟居士早能自立於鄉里散財舉義遏寇保良其心固已厚於仁矣及將錄甚勞而官之而復固止不從其行又何篤於義邪合仁與義宜享榮名盛福於太平之世而又堅辭薦達退老丘園蓋其讓而不居蓄而未發是宜大有以振耀於後嗣也故憲僉公兄弟連中科甲亟踐通顯居士其可謂不死矣遂作哀辭以撫其行以彰其報以傳于後云嗟嗟居士兮誰之賢如稟茲魁奇兮德言舒舒惟義是急兮不有積餘遭時方艱兮鴟鴞嘯呼居士孔悲兮聿良厥

圖倒囊出廩兮糾茲義夫式遏寇橫兮以安里閭事已則去兮功豈我居澹若無情兮浮雲太虛屬時休明兮群賢攸趨獨守幽貞兮以辭辟書恬然退處兮惟才之愚野老爭席兮鷗鳥與徒婆娑水石兮以樵以漁何積之遠兮其發匪徐賢孫多有兮乃德之符居士雖亡兮不亡者餘流芬永揚兮原末本初嗟嗟居士兮名誰可逾

王處士哀辭并序

處士王君友直祖通州三河人世多顯者逮元季兵作處士從其二兄避地于兗今為寧陽人處士淳實君子也早失怙恃移其孝於長故事二兄如事二親焉長失二兄移其愛於幼故撫諸孤如己子焉蓄而未發欲推其有於人故賙恤鄉里若已責焉處士既行積於中名孚於外有御以處士充茂才舉者處士曰凡吾所汲汲者乃任吾性焉耳豈以是釣譽干進哉遂遠迹江湖之上放意山水之間以謝免之及薦者議息乃歸鄉里杜門却掃日以敦行義飭閨庭教子孫為事澹然無所慕於外由是人皆服其真能安分者而遂弗之強其後處士之長子賢今給事公以科目得鄢陵校官來迎養處士既至則懇懇以為人師之難教人所當先為誨給事公之師道立而克遂成就後學者蓋皆得於處士之訓焉及處士歸給事公後以官滿便道省於家而處士病矣處士雖疾革猶以善道誨諸子而語不及他及卒宗族感處士之撫愛者哭處士如哭親父

毋而哀必盡焉鄉里受處士之賙恤者哭處士如哭其親戚而傷必至焉給事公既以禮葬處士又立石以表于墓及服除入朝擢授今職嗚呼處士其可謂有子矣夫人之生也丁亂離之時鮮克保其生者而處士脫亂厄遭理世受子孫之養享太平之福者四五十年是則處士生無所歉也世之人或多行不義至於玷身壞名者而處士力於為善克享天年終於桑梓安於窀穸是則處士沒無所愧也人之子孫或不能顯揚其親至於親沒未久而遂泯泯無聞而處士有子若給事公既表其行義於墓次方且汲汲求名公文士之著述以發揚處士之潛德於無窮是則處士雖亡無所憾也嗚呼處士其可謂不死矣雖然自處士觀之始終皆可以自足而給事公方駸駸於榮進思欲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處士而固已無及則其抱終天之戚曷有窮極也哉余遂作哀辭以述處士之行以慰給事公之悲以傳之久遠云若有人兮稟朴專承顯則兮導清源生草昧兮歷屯艱徙儒邦兮室家安時休明兮尚盤桓篤孝愛兮行寔繁聞譽洽兮來薦言徼利達兮吾豈然賦遠遊兮遡江邊涉嶔崟兮弄潺湲倦游歷兮乃言旋桑麻園兮松菊軒掃軌迹兮門常關篤義方兮謹大閑子翹翹兮乃儒官來迎養兮遂承懽悉誨語兮謹師傳樂未究兮返家園乘清氛兮乃大還即窀穸兮卜高原風蕭蕭兮白日寒鳥獸嗥兮愁空山林木悲兮凋蒼顏石峩峩兮表新

阡發幽光兮潛德宣子黃門兮感終天養不滿兮涕汍瀾
嗟處士兮人所賢善日遠而思邈兮是亦可攀

朱孺人哀辭并序

朱孺人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朱公則文之妻監察御史朱
鑑之母孺人世襲衣冠詩禮克服訓典允就柔嘉及歸朱
氏雖弗克逮事舅姑而能助其夫竭誠於祀事以至處外
內親黨疎戚莫不中度雖嫁久而尤不忘父母誠孝所感
蓋有異云孺人方盛年而已失其儷乃能苦節勞心自力
於衣食教其子曰鑑曰鎛皆有成立而鑑即監察御史也
鑑既致身清要遭逢國家舉推恩之典勅贈御史公以及
孺人時御史公雖久逝而孺人尚安好無恙鑑得請歸將
為孺人榮而孺人亦逝矣嗚呼孺人為女為妻為母各有
法式雖早惟艱屯而晚得享福孺人以及御史公皆可無
憾哉鑑既襄大事求為之辭辭曰有淑孺人兮德音孔嘉
胚胎前光兮歸于其家誠孝振聲兮行浹邇遐所天云亡
兮矢德靡瑕勤躬教子兮蘭茁其芽有降自天兮龍光賁
加奄逝滔滔兮悲曷有涯辭以慰哀兮孝子其柰何邪

祭文

告土神文

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曰曩為先考教諭某卒于官次家
遠不能即歸于先塋而旅厝于是實賴坤幽之德是保是
庇今將遷柩西歸謹薦庶品用伸報祭

遷柩告先考文

洪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孝子某謹以牲醴頓顙流涕告于顯考教諭府君之靈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敘之變遷沸五內而興悲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于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旦謹啓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敢告

祭先塋文

維宣德二年歲次丁未十二月甲寅朔二十五日戊寅孝孫進士薛瑄敢昭告于高曾祖考考妣之靈曰嗚呼惟我先世宏大深厚積善衍慶以庇蔭我後人是以藐末不肖得以蒙其福澤由進士以發身逮茲朝命屢降將拜辭先壠而恭覲紫宸區區松楸之戀哀貫裏曲敢因薄奠以僭陳惟我先世幽靈冥德昭昭不昧者其尚鑒茲懇勤

祭王侍御文

宣德四年十月初十日友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雞酒之奠致祭于年契侍御王公尚文之靈曰惟公中州英俊夙已有聲鄉試春闈實忝共登奉命南旋並舟話情再會梁苑懷抱瀉傾一別九載音信罕通君登柄府可謂顯榮清亮詳雅人無間稱我忝同列有事湖荊君時南按睽違莫逢將謂旋歸接武大廷孰知一逝遂隔幽明今茲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以酹旅封君如有知其尚鑒衷

祭王太守文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八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友生監
察御史薛瑄謹以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武昌太守王公
大惠曰嗚呼惟公質朴忠信蓋出於天處心制行率由自
然在卑不競在高不騫風紀清峻人視侈焉公任惟久畏
慎乾乾卒遠尤悔名祿以全及秉郡符操持愈堅臨事不
撓有嚴有寬武昌繁劇剸治實難公為數載屬邑妥安承
接中度交口稱賢方冀遠騁胡不少延惟我與公年齒絕
懸公不有挾交好篤專昔主公家留連半年乃傾囊橐沽
酒割鮮放懷許與揮毫成篇久別一會笑語嬋聯孰謂茲
來明幽永捐進拜陳松公不我言風飄繐帷塵凝几筵追
念昔有涕汍瀾返觀何日令子在前義當甫匐悅因職

牽有負交道中情曷宣文以自攻酒寫忱悃惟公有知其
尚鑒虔

沅州禱雨告神文五首

維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
齋沐以辭香告于城隍之神曰今茲之歲自春徂夏雨暘
以時稻之早者已穗而可穫矣而晚稻山田之類尤多皆
焦然困於秋雨之愆期重念小民皆賴是以為生若悉槁
死則國之租稅神之粢盛尚無以給又何免私室之寒飢
惟國家之所以棲神以宇祀神以時者以神能保庇一方
之黔黎逮茲旱虐日甚民懸懸有望於神而神之聰明胡
不聞知御史來按是方敢以誠告神其無爽明靈膏雨暘

以時苑謹告一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明山之神凡山之高大表為一方之望者為其能興雲雨也明為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為之主也宜乎祀典代承而莫敢去也逮茲秋旱為虐禾將盡槁而民無以處也神司膏澤胡吝不與也御史緘誠遣告神必惠然許也玄雲勃興斯須雨天宇也四野大穰欣欣歡子女也民獲報祀進牲醑也吹擊晉鼓弍歌且舞也御史當侈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判官周恢謹以清酌之奠告于英顯林公之神惟神血食茲土往必有功其靈莫測潛與化通沅旱秋甚百穀悴容神鑒在下胡不憫窮窮莫之繼百需曷供御史來按敢有不公不公降罰民實可矜雨則時賜俾世其承毋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衛經歷岑圖以清酌之奠告于漢車騎將軍張公之神曰赫赫炎靈　四百率土孰非其臣子自東都之政不綱致四海之流橫潰時豈無智謀之奇才而皆遑恤逆順之至理獨將軍之先後敦奮忠勇而効之以死雖千古而名永長存間者孰不為之興起彼奸雄之擾擾於一時遺臭至今其未已固知是非之定於將來豈有力者之所能然此相陰陰有庸之叢祠臨宛宛東流之沅水在祀典昭然而有瘠豈荒怪淫昏之可比茲闔境之

雨澤愆期特致詞而祈以清醴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等神曰間者秋旱為虐一何極也是用有祈於群神群神聽果不惑也有雲欝興一雨滿三日也晚稻將稿神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飢神賜以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即罰神賜以糶也凡百有心感神德也何以報神選肥潔也詞以有之神來格也神惠其繼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饗

祭戶部惠員外文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戶部辦事人材趙福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尚書戶部員外郎惠公之靈曰惟公渾厚敦朴狀貌魁然加以學識文質幾全久游庠序累歲地官宦成年耄有榮無愆瑄以後進獲陪周旋款我旨敬悉我誨言交雖未久情則甚專茲南于邁惠問其先謂將促膝以窮素歡孰謂一疾遽爾永捐哀聞甫及悲心遙懸敬遣微奠寓詞柩前公識不昧其惟鑒虔

辰州府告神文 二首

維年月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香燭告于城隍之神曰國家之所以立祠宇俯祀典俾所司行事以時以飭者以神能福一方之民而除其所疾苦也今年夏是府境內不雨者殆逾旬月山稼將盡槁死而下田亦無以成實若更十日不雨則百穀將盡國賦無以供生民無以食

神之牲醑亦無以給民之疾苦莫于是乎極御史雖愚無知猶動念于懷豈以神之聰明而不加恤抑長民者之弗告邪果神有待而匪亟也御史來與神言旱已甚矣神其導迎休徵沛布時澤除去厲虐化為豐頤則一方侈神之威感神之德神饗厥報為無忝而民之事神亦無斁尚鑒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辰州府同知余存諒告于漢伏波將軍馬公之神曰公生為名臣沒為明神是皆一念忠誠之鬱積夫豈聲音笑貌矯偽者可得而比倫御史少讀公傳見公行事磊磊落落嘗偉公之為人及領節南按乃得拜公像于壺山之陽瞻公廟于辰水之濱屬茲辰境夏旱百穀將槁民用憂辛御史平生以正直自處豈以是而濫禱于淫昏獨念公之忠賢為祀典之崇重其精粢烈烈固宜與山川之氣流通而常存是用敢以旱告誦以侑禋公其妙運化機大雨茲土以濯展人之焦槁以慰御史之懇勤尚鑒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維年月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陳詔謹以清酌之奠及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勑一通告于考監察御史之靈曰考以孝弟謹厚之行特達敏絕之才爰自國初蒐舉遺逸弓旌之聘貫及丘園靈時欻起應召歷官雖止佐邑推心遠大以故隱德餘慶是蘊是崇是衍是施被及我後人休者廣矣而男詔以晷愚之資荷生成之力克勤克瘁以育

以誨考業邑庠發身科目遂任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實有風紀之榮每念音容悟發寤歎逮茲三年遭逢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率祖宗之憲章舉追榮之盛典以謂人臣之盡忠於國者蓋必有教於其家寵光之施及其身者又必上延於其始由是推恩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之秩贈及先躬以孺人之命命及今夫人恩浹幽明慶兼存沒是皆先德之懿所致其曷敢忘謹以前勅一通用伸告祭若聖天子褒嘉之意則具載於訓詞尚饗

祭賈昭司訓文

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司訓賈公之靈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德言相酬經義與析其懽甚焉無間朝夕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大雪隆冬泣別沾臆契闊幾年寒暑屢易中得一會暫話往昔為將他年數展良覿寧知生死遽爾永隔茲叨憲節部有所歷道經貴居公已窀穸市酒是沽隻雞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公鑒余衷其不有識

祭刑部侍郎曹弘文

正統四年正月日山東都布按三司某官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行在刑部侍郎曹公之靈曰惟公發跡秋官陟于亞卿奉命巡撫江淮山東持身廉謹臨事寬平民感其惠吏服其公運數千里熙然以寧得人委任惟國之明方茲賴仰一疾俄頃謹遵薄奠以達哀誠尚饗

祭魏希文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閏二月十八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友人魏希文之靈曰於乎希文好古信道力慕聖賢顛沛困阨心不少遷憶時永樂俱客至田始獲君友我惟少年君不有挾愿與周旋我即君室至夕乃還君來我屋竟日留連相與誨告皆古格言乃開我愚乃砭我頑往復十載交道篤焉逮我別去君心如煎徒步送我握手拳拳逾三十里解袂長歎寧知一別幽明水涓今來君里密水萊山俯仰疇昔中情慨然問君妻子旅食寒單仁者有後其不有天欲尋君窆道里隔懸遙設一奠君其鑒虔尚饗

祭王素亨文

正統四年九月十九日友生薛瑄謹以清酌之奠祭于王先生素亨之靈曰忝接交游實篤古道十餘年間箴誨懇到任自湖南抵宿展好中失良朋德孰我造父要不忘敢違聖教聊薦菲儀辭以申告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某氏大夫人之靈曰惟靈生於茂族歸於名門內範有自懿德斯存高堂安其孝敬中閫底于肅溫在配君子參大藩而資其內助貽教厥嗣官少師而鍾其慶源夫何命服在躬方享全福而大化遽及歸于九原悲傷貫其宗姓惻愴動於里鄰令子既奉命而奔其哀計所司復準式而營

其壙墳掩幽堂之石以銘德樹隧道之碑以刻文存沒榮
哀誠鮮與倫某等忝與令子接迹朝紳並陳誠以致奠庶
有格於几筵尚饗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古有功蓋於一時名垂於後也享生民之祀於無窮者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材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悠久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者乎漢伏波將軍馬公援天與魁奇器識宏邁當漢統中微新莽竊命四海橫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時人弗之識也獨其兄況謂曰汝大才當晚成且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公之所立固已見於

此矣及其盡散財蓄志清時難遨遊隴蜀擇所適從知崛起草竊之徒皆酣豢富貴於一時不足以計安生民於萬世也遂謁光武於洛陽一見之頃即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稱之因委質臣事効忠戮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皆公之奇謀偉績其他蕩除戡靖維調贊翊之策尤多中興之功公無與讓及天下底定朝廷清明雖剖符受封爵列五等榮寵並極而公不以是自佚嘗奮不顧身志欲効死邊疆以盡臣節及武陵群蠻撓邊公遂請行兵至臨鄉蠻即摧破師次壺頭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有以兵事聞于帝者時遣來監軍之人素有憾於公及至軍而公已沒遂厚加誣毀以快其讒而薏苡之謗亦興焉嗚呼若公之所立卓偉奇特駕一世之橫騖挺百代而獨出猶不免巧夫之唇舌他尚何言議者又以不從充道而從壺頭為公失計夫曠日老師而費糧與捷徑出奇以制勝二端利害甚明而公之慮審矣設使如或者之言從充而進又安能必保蠻寇之無齟齬乎是又不得為公失計也夫以宗均之常才矯一節以入群蠻猶足以致其震懾來服若公少弱死當有他策以致蠻矣又豈云云者所能測哉夫其韜晦自養散財濟難公之大志也鄙斥奸豪獨歸真主公之大識也奇謀勇烈光輔中興公之大功也不懷宴安以死勤事公之大節也世之人臣四者有一焉猶足以名當時而垂竹帛公乃兼而有之而又

才之以忠誠積久之心宜其功蓋一時名垂後世而血食無窮焉向之謗者風休電滅漠無蹤跡曾何損於公之忠賢哉今辰卯五溪故地距公沒垂千年而野夫女子猶知道公之威名在在有廟以祀公斯又足以見忠義之感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間也我皇明大秩群神公廟之在辰者相登祀典有司以時行事無敢怠弛人有水旱疫癘則禱焉廟故有亭或以為神水遊之所址存而亭廢辰人合志興構并他屋宇門墻之弗治者悉完理焉余少讀公傳嘗壯公之為人及往來武陵江中覩見所謂壺頭山者壺頭距辰水行可一日全復亦有廟而脩祀事於辰者便於人之瞻依云耳廟亭既新余遂刪取公之大節俾辰人刻之

并系以詩曰矯矯馬公惟志之偉志在功名氣不少萎貧堅老壯公言則然懷奇蘊朴罕識其賢雲乎欝欝雷乎震震紫色蝇聲炎輝斯盧公晦于時爰牧爰蓄飈氛九縣顧瞻安之曰述曰囂狼貪豕飽鄙不少留聿求漢道來覲真主應對踰通謂帝大度高祖則同遂委臣質遂効臣節聚米討羌悍虜蕩越四方底平人懷安娛公不晏佚許國以軀滔滔武陵蠢蠢雜種梗化撓邊百隙恃勇公曰茲役老臣馳驅堅請于行東節舒舒不驚不亟既安且式試兵臨鄉蠻即摧辟扼于壺頭匪公之尤天少須假軌測厥猷公雖沒世因則成事乃招乃來群蠻無貳云胡巧失誌言朋興豈不斬翳事久滋明迄茲千載有顯愈彌名徹聽聞功

載史冊壺山之南辰江之滸公蹟如新公廟惟古遠我皇
明祀典秩中行事以時委在守臣惟公忠精厥德不爽疫
癘旱澇應求如響民感公惠欽服國章廟亭完構其敢廢
荒乃圖永久乃磨良石我纂其詞為示無極

絳州大成廟碑

臨川王汝績以儒官陞知山西之絳州始至進謁大成至
聖文宣王顧瞻廟貌庳陋年久泉桷腐撓大懼弗恭明祀
反存更釋奠薦獻周旋迫於狹隘且風雨穿漏不足以揭
虔妥神益深悚惕遂下北山之材聯為巨筏順流而至擇
土埏埴瓦甓完堅百用具備衆工齊作撤去腐壞易以新
好廟舊以間計者三廣而為七厥制崇高峻整宏闊深邃
巍然當座聖像益尊顏曾思孟四公作配十哲位次序列
左右禮殿既成改作從祀賢儒兩廡而擴大之門宇堂齋
率皆壯麗深廣克稱頖宮之度工既訖功釋奠備禮儀之
盛士習有絃誦之勤風化之美延及民庶汝績乃進諸生
而告之曰昔周元公有言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
天地參而四時同我聖朝所以極尊崇之禮天下通祀而
罔間內外者其不以是與惟是絳學祀典人材所關汝績
大懼學政墜弛有愆彝憲是用協力一新財用民功皆國
家有所興事底功惟祇若崇祀育材之意而已迄茲有成
誠不可不知所自爾諸生考業於斯師法先聖當以唐虞
三代學校士習自勵勿以俗學詞章聲利汩其心尊道統

之正黜百家之非居仁由義竭忠盡孝庶幾身有古人之學才為用世之良斯實聖朝建學之意諸生既旋唯而退學正劉章等遂以其事來徵文將刻之石余謂汝績能新廟學以祀神育才而不自以為功又勉諸生以正學是可書也為之銘曰惟茲廟學爰始爰作厥制陋庳禮儀靡度亦窘風雨圮漏弗支神罔攸格士習以嬉時維汝績文儒是職有蘊有施潭潭秩秩適求民牧陟俊拔尤大廷有命來守郡符守來自東人士咸喜不以崖威而尚豈弟進謁先聖廟貌罔稱退謀厥後靡安靡定遂鳩群材遂興陶埴百工獻巧齊心一力撤舊益新丹堊新龔翼翼禮殿有赫斯崇周廡堂齋悉廣其宇神有妥安士有常處工告訖功汝績有云茲惟成憲祗命在臣乃進多士敢有誠告師是聖賢篤茲正道明體適用允罔不休高視萬古忠賢可述彼哉俗學實頗實側治已治人鮮不為慝惟順所始惟端所趨舍曰無知不有聖謨士感守言匪獨我惠神人具依守無我替乃纂其事乃來徵辭麗牲有石刻以永垂

永壽縣大成廟碑

乾州之永壽縣實古豳州之地縣學大成至聖文宣王殿創自前代我皇明混一寰區首崇儒教大詔天下建學立先師廟俾所司以時致祭毋俾廢怠于時宣聖殿以及兩廡固嘗新理之然歷年既久漸迄敝漏及創始之際又卑陋不足以展禮事神今縣令山西高平郭質以鄉舉發身

來知是縣始至進謁聖廟瞻顧大懼無以仰副國家崇明
祀育賢才之意退而即欲興脩然以邑民僅千室力單財
寡所需之物無自出逐行視縣城內外遠近官宇園塹隙
地得數百畝督令有役于官者假借耕具給與種子俾以
時種穫其間積凡三歲得穀麥若干斛復借民車輪至咸
陽渭水之次易木以歸且先於農隙時以餘穀僦工瑊燒
瓦甓覆蓋蹲飭諸物百用既具乃於天順元年七月吉日
洎其丞馬騏典史宋準協心鳩工興作擴舊大成殿三間
為七間兩廡舊各五間今俱增四為九以至戟門靈星門
神廚神庫次第改作之皆高廣壯固有加于前始事於是
月某日訖功於次年七月明倫堂兩齋生徒退習之室工

力小而先已葺脩獨殿廡神宇鼎新之功為大於是教諭
薛澄訓導安廣進諸生而告之曰惟是廟學因循敝漏者
數十年矣今郭令以學古入官之才於為政知所重雖居
小縣民寡事務叢劇之際能出謀儲用不勞民力不取民
財而克底廟貌之成高廣嚴翼有盛於昔以及他宇亦皆
葺理事神育才咸盡其道實有以仰副國家崇重儒教之
意雖古良有司之興學者殆無以過之夫令之有善政不
可使無聞於後世乃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張浚岳凱來
求文於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為之銘曰惟此永壽惟有
廟學十百其年爰始爰作或度孔庳或宇寖隳神不顧饗
士荒於嬉有令學古式臨茲土乃怵於心乃惕于覩顧茲

小邑式寡於丁睠言興之孰資於成我思其方有田斯植乃耕乃耘有年有積輸之百輛清渭之涘以有貿無萬木委止工獻其巧人執其勤廟廡改作撤舊益新葺理之周爰及百宇神祀孔彰士有攸處師曰斯役惟令之功欽服國典教道日崇不有纂述將泯其實我銘是求勒示真石

濟南府重脩舜廟碑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於天下萬世者固宜為天下萬世之所崇奉如濟南府之有舜廟是已舜耕於歷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府歷城縣亦有歷山故後人因以立舜廟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辯獨舜以大聖人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廟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

正統初瑄以菲才濫官山東憲司嘗進謁廟下因追仰聖道於數千載之上今去濟南垂三十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西憲使王允郡人也以書來曰吾濟南故有舜廟歷年滋久木瓦腐漏殆不可安神揭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山東因謁神廟見其地剝之甚退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是郡之人既立祠宇以致崇奉而乃弗治如是幾於慢神矣蓋圖所以新葺之于時歲值少豐不可興事又二年為天順四年歲既連稔民生亦紓於是都憲洎藩臬以濟南知府陳銓才可集事俾董其役銓量材計工皆取之婦餘在官而民不知擾自殿寢廊廡以及外門次第俱新宏廣壯固皆有加於前時且擴其

隙地繚以周垣樹以名木幽邃清肅允稱神栖始事於是歲之正月踰月而工訖由是官民小大咸愜瞻依斯役也寔乃崇奉聖神而有關於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刻之石以垂諸後瑄因念數十年前既嘗謁聖廟而追仰聖道今茲之舉固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為大聖者以其為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乃萬世道統之源禹湯文武之君皐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功不同而其相傳之法實皆遡其流是其功被天下萬世者曷有窮極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薄海內外咸底休風然則是廟之新匪徒崇聖道於往古實有以仰若聖朝為治之意是誠大有關於世教也遂書其事俾刻之

東嶽泰山廟重脩碑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大典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歷年既久類多圮漏弗治先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復以其事達之濟南因以上請詔允脩葺于時都憲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巡撫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州以謂脩葺嶽廟所以祗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為本財匱民疲事亦非可因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富遂遣人

持而木之巨細與其他備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董役者亦因其意不亟不徐功日就緒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次年辛巳春三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不陋於前不侈于後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因以書來求文於瑄惟孔子有曰必也正名乎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一也然則祀神之道其可不以正名為先乎如嶽鎮海瀆其在古昔帝王之世皆以名山大川稱之初無封號之加蓋以其為天地儲形萃秀神氣流通能興雲雨以惠物能出財用以濟民故雖載在祀典而不可加以封號自前季以來猶舉不傳幽明之理不明於天下邪說諂妄之說日作於是有封五嶽為王為帝者有封五鎮為公者有封四海四瀆為公為王者而又各加以美號夫嶽鎮海瀆其形峙而流其氣神而靈古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乃崇其號人其神名既失正神豈顧享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有天下之初即稽古祀神之典乃頒大明詔旨於嶽鎮海瀆諸神曰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仰惟詔旨所載大洗前說隆復古制其所以定幽明之理嚴上下之分允宜表正斯世垂法將來而為[illegible]不易之大典孔子所謂正名者

於斯見之衛歟盛哉今[illegible]泰山之神為衆嶽冠聖朝既
正其名秩其祀而廟有[illegible]治又俾所司以時脩葺而巡撫
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
完新皆可謂祗若朝廷之丕休顯命而致謹於大神者矣
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斡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
斯存柔行剛峙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巃嵸太虛
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
守石甘雨八荒功既載溥廞報宜章有廟在陽奉命新葺
重臣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立
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
[illegible]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illegible]起儕嶽于天紊三公禮逮我
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循大中嶽鎮海瀆悉正其名
惟代宗神神攝允格迄茲有役咸願石刻述理纂辭以示
無極

韓城縣重脩學碑

韓城即古之韓城禁帶梁山大河為今陝右大邑學大
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建既久皆有弗治慶河南湯
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既勤庶務尤重學政自大成殿
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廚有圮漏者無完理之重作明倫
堂東西齋俱增舊[illegible]明倫堂後地作[illegible]堂一所生徒
退室悉脩葺焉土木[illegible]綴[illegible]飾壯固[illegible]彩經始於天
順五年正月至八月[illegible]學[illegible]又申[illegible]教條以勵生

待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illegible]惟爰自隆古神聖
御世未嘗不以學政為先[illegible]性出於天而性即理
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illegible]皆知其性之所
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illegible]教俾氣質清
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illegible]之司徒典樂
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
[illegible]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脩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
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
本於復性故顏曾思孟皆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
子沒性學不明漢唐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
乎古矣[illegible]宋周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

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
皇明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
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
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斯道
數申敕天下以時脩舉學政勿俾廢弛今韓城王尹祗若
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為[illegible]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
濂洛關閩之學以上溯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
由經以窮理窮理以[illegible]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與凡職分
之所當為者無不[illegible]人才風化有裨於萬一而於王
尹之興學與有辭焉[illegible]既敘其事復詩以系之曰惟梁
有山惟邑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

神有攸棲士有息處[illegible]者業既飭且登媚學之子惟道
是[illegible]性該萬善全畀神聖神聖在昔
極[illegible]及三代教法隆備聖賢
相傳[illegible]一致盖人之[illegible]明誠兩盡斯復其初
夫何[illegible]非是遂我皇明道際
嘉亨學遍內外復性是崇[illegible]之教有成斯役磨石[illegible]辭
以昭無斁

[illegible]重修碑

靖州[illegible]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
一[illegible]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於
殿廡[illegible]後列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會[illegible]各有其
宇然或敝於文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
漸右台之黄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舉將貢闈歷
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
次第脩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廚
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
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舊其址數丈復外為周廊以障風
雨神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宇之遊息之
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
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後底於成始事於天
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奐然不峻
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為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

生樂其學好禮而後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鐫諸石乃來
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
之教法皆可以復人性之善子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
為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
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
職與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
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
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傚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
道隆前古治成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
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

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
校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
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
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
為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
賢之廟庶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
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百倍
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政有實効矣於是既序其事而
復繫之以詩曰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孟
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
虔誠朝夕礱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

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岐理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正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于以表章于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茲類有政政既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安邑縣脩孔子廟碑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即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於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庭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於內外列聖相承咸重斯道今皇上治治重光尤重教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下學政天順七年二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磬乃祗若上命以孔子大成殿及門廡皆歲久圮剝弗治遂集匠役量工興事撤去棟桷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蓋瓦亦埏埴堅緻以至繪彩無不完飭又一新聖賢之肖像既以是月興役不亟不徐至八月工訖師生洎邑之耆庶雜然相與言曰是役也寔楊令祗若上命克有成緒不有所紀何以示後遂來求辭將鑱諸石余惟學政之崇卑實關世道之隆卑三代學政崇而世道崇固無間然漢唐歷代亦皆以崇舉學政饗國長久惟若秦之廢學政焚詩書其効可見我皇明建學純法隆

古既正聖賢之祀典教人之方則自周子張程朱子以上
遡孔顏曾思孟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為先
明倫為本而異端雜學皆不得以淆乎其間是其學政又
非漢唐歷代可擬今以安邑一縣揚磬能舉學政觀之則
自畿甸以達方岳為守令者孰不祗承德意以各舉其學
政而天下之英才被朝廷教育之恩陶聖賢禮義之澤皆
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洪祚於億
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足以遠追三代矣揚磬陝西靈臺
人丁卯舉子涖政有能稱學政本其首者故咸願有紀遂
次第其事復系以詩曰惟此清廟聖賢是栖緜歷歲久圮
剝弗治皇有大命俾時葺理凡在守臣孰不悚靡揚令安
邑惟祗惟承乃作周廡乃新大成爰及門宇無不崇舉有
翼棟梁有堅薛饗廢延於肖像聿克就新高宏嚴肅允稱典
神濟濟士子爰瞻爰止學仰正傳人倫天理有造其德進
釐百工罄竭忠藎仰荅盛明匪圖榮肥式篤仁義庶學有
光垂實永世

敬軒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